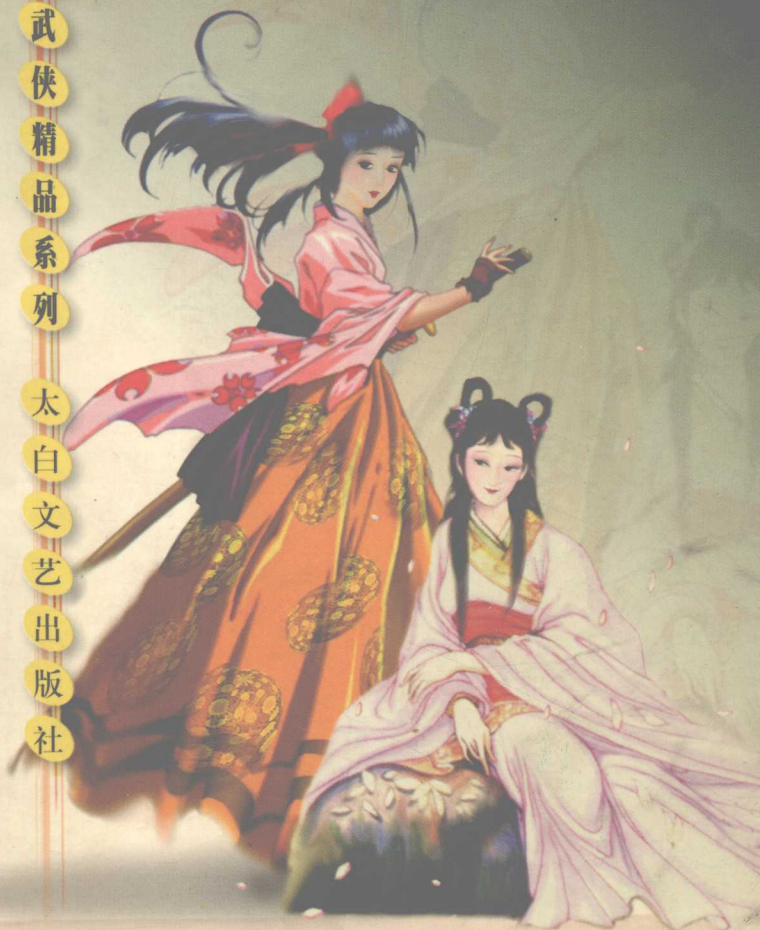


白帝青后系列

蕭瑟
武俠
精品
系列
太白
文艺
出版
社

五鳳朝陽

下



【青衣修羅傳】

【萍劍練神】

【追云搏電錄】

【大澤龍蛇傳】

【武林霸主】

【狂風沙】

【碧眼金雕】

【大漠鵬程】

【崑崙秘府】

【巨劍回龍】

【神劍射日】

【落星追魂】

【龍騰九萬里】

【金鷹擎天錄】

【白帝青后】

I248

1

(2)

五鳳朝陽

下

白帝青后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芝妹护法	(317)
第二十二章	行功圆满	(335)
第二十三章	智斗心机	(351)
第二十四章	平安脱险	(366)
第二十五章	悦来客栈	(381)
第二十六章	布达拉宫	(395)
第二十七章	奋力斗魔	(410)
第二十八章	情孽难清	(425)
第二十九章	落难公主	(440)
第三十章	双娇乘鹤	(455)
第三十一章	冰洞怨女	(469)
第三十二章	黑水双妖	(485)
第三十三章	冤家路窄	(500)
第三十四章	追魂三掌	(515)
第三十五章	几多磨难	(530)
第三十六章	爱情骗子	(546)
第三十七章	十日漫游	(561)
第三十八章	神龙摆尾	(588)

第二十一章 芝妹护法

跟着，裘克心即将自到达天心谷口起，如何依照幻空大师所示诱出“百草仙姑”潘淑贞的门下，如何杀死大内三雄救下福王遗孤朱念明，如何收伏黑白双煞，如何被“百草仙姑”潘淑贞要他给柯秀琴治病，如何于岩洞中巧中催情毒花并被宋文英撞来，不容分辩伤心而去，以及如何被“不老妖姬”金素素挟持为庄敏芝所救，一直说到“百草仙姑”潘淑贞强行做主，与柯秀琴订下婚约并收朱念明为徒弟……以及到今宵的遭遇为止，除那些不能出口的旖旎风光从略之外，都照实说了一遍。

灰衣人一直静静听完之后，才一声轻喟道：“怪不得一些武林中好事之徒，已给你加上了‘神龙剑客’的绰号，原来这些日子来，你又出足了风头。”

裘克心几乎惊得跳了起来道：“怎么？‘神龙剑客’？”

灰衣人讶然地道：“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

裘克心茫然地道：“是的！”

灰衣人道：“可是我由关外一路回来，却已听到不少哩！”

一旁的庄敏芝因方才裘克心说到宋文英，柯秀琴，二人的情海纠纷，芳心中本是老大不舒服，但眼前这“神龙剑客”的绰号却引起了她的兴趣，不由地暂抛心中烦恼拍着纤

掌笑道：“妙啊！‘神龙剑客’！多响亮的绰号呀！”

灰衣人含笑向庄敏芝一瞥，旋即正容向裘克心道：“人怕出名猪怕肥，名气越大，麻烦越多！今后你可是得随时提高警觉才是！”

裘克心恭声应是，灰衣人接道：“关于宋姑娘之事，虽然错不在你，但你……唉！自作自受，以后有你受的啦！”

这神秘的灰衣人今宵对裘克心的谈话中，俨然是长辈的口气，一会叫“孩子”一会叫“心儿”，裘克心身世不明，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对目前这种亦严亦慈，既关切又体贴的话，心头感到十分受用，但也感到疑云重重，茫然不知所措。

迷惘困惑交并中，他讪讪地道：“前辈，宋姊姊她……她当真已……经……”

灰衣人微微一笑道：“她并未剃发，目前算是神尼的俗家弟子。”

裘克心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声道：“这就好了！”

灰衣人接道：“别高兴太早了！她已发誓不再见你了哩！”

裘克心俊脸掠过一丝苦笑，默然垂首。

庄敏芝娇憨地道：“心哥，你别急，将来我陪你去找她，让我帮你向她解释。”

久未作声的幻空大师，忽然发出一串敞笑。

庄敏芝怒声叱道：“你笑什么！”

幻空大师笑道：“你这一代他解释，和尚我好有一比……”

庄敏芝妙目一瞪道：“比什么？快说！”

幻空大师漫应道：“火上加油。”

庄敏芝莲足一跺道：“我就不相信！到时候偏要代他解释给你瞧瞧！”

幻空大师笑道：“好！算你厉害！”一笑住口，转向灰衣人道：“耿施主，你们的家常话完了吗，咱们是否该走了？”

灰衣人点点头道：“是的！我们该走了！”

话声中已掏出一粒鸽卵大小的腊丸递给裘克心道：“这是此次长白之行的收获，你收下吧！”

裘克心惊喜交并道：“这就是千年寒蛟内丹丸？”

灰衣人正容道：“千年寒蛟内丹，怎能如此轻易得手，我与幻空大师此番长白之行，几乎造成一次滔天大劫哩！”

裘克心方自一楞，庄敏芝却抢着说道：“耿前辈，当时的情况，一定很精彩，您就说给我们听听吧！”

灰衣人意味深长地向庄敏芝投过一瞥道：“时间已不多，我只有拣重要的说了。”语声一顿，稍停之后，才接着说道：“当我同幻空大师满有自信地赶往长白山时，原以为凭我们两人的功力，制服一条寒蛟，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事实上大谬不然。

首先，眼望辽阔而被坚冰覆盖着的天池，无从着手，最后，当我们费尽心机，将寒蛟钓住时，想不到那孽兽不但气力惊人，而且具有灵性。

当时，它凶性大发，一阵挣扎，钓钩铁链，以及系住铁链的巨石与古树，竟一齐被它拖入池中，一阵翻腾满池坚冰尽碎，池水节节上升，形势之险，现在想起来犹有余悸。

此情此景，我跟幻空大师二人，不但无法将它制服，而且眼看池水不断上升，想到这一池洪水，挟着沿途冰雪，所

将造成的灾害，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庄敏芝忍不住地插嘴道：“后来是如何制服它的呢？”

灰衣人道：“就当池冰业已涨到池边，即将越池冲出，我与幻空大师二人惊惶无以复加之际，幸亏那位功力莫测的神尼适时降临，才将那孽兽制服……”

庄敏芝道：“那位神尼是怎样制服它的？”

灰衣人道：“当时，我与幻空大师正在惊惶无奈之中，并未看到神尼的出现，当我们听到一声清朗的佛号时，池中波涛汹涌之势，已逐渐平息，池水也止涨下降，而神尼正由池中踏波向我们驰来，此时我们才看出那位神尼，正是巧救宋文英姑娘的忘我师太，而宋文英姑娘也正俏生生地站在我们的后面。”

裘克心庄敏芝二人都忍不住地“哦”了一声，灰衣人接着说道：“神尼当时说出，此千年寒蛟，因日久通灵，又不害人兽，不许任意将其屠杀，神尼更承认寒蛟已成了她的方外好友和芳邻，更不许有人伤害，至于要祛除千年火龟的丹毒，她老人家有一种由千年参王、与冰莲、雪藕、混合炼成的药丸，其效力之大，较千年寒蛟内丹，决不稍逊，而其功用之广则尤有过之，不过，她老人家听说是给心儿服用，却偏头问宋文英同不同意……”

庄敏芝急急地插嘴道：“宋姑娘同意了？”

灰衣人微笑接道：“傻孩子，如果宋姑娘不同意，心儿手中的药丸由何而来？”

裘克心心中一阵激动，俊目中几乎沁出泪水来。

庄敏芝道：“那位宋姑娘真好！”

灰衣人叹道：“是的！她太善良了！当时，那位神尼一

声长叹道：“孩子，你这舍己佑人的个性，竟活像是当年的我，但愿我佛慈悲，庇佑你别走为师的这条路才好！”

还不曾领略过愁滋味的庄敏芝，也似乎被忘我师太的这几句话感染上了淡淡轻愁，黛眉微蹙地道：“看来这位忘我师太，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的了！”

灰衣人一声幽幽长叹道：“芸芸众生之中，勘破情关者能有几人！她老人家法号‘忘我’，其实又何尝忘去本来呢！”

一时之间，场中诸人都默然无语。

少顿之后，灰衣人打破沉寂道：“现在我们该走了！庄姑娘请偕同心儿前往三星客栈中等候铁肩大师，顺便请为心儿护法，让其服下灵药静坐行功一个对时，最多四天，铁肩大师必将青雕送来，届时，心儿前往西藏，庄姑娘可偕同铁肩大师回到令祖父身边去。”

裘克心嘴唇一张，似乎还想问点什么，但班嘉大师却随手递给他一分纸卷道：“这是本派布达拉宫的地形图，图上有详细说明，不难寻找，你好好收着吧！见到掌教师尊时，就说师兄我随后就回。”

这说话之间，灰衣人与幻空大师二人的身形已在一箭之外了。

班嘉大师说完，一声“师弟珍重”之后，也立即匆匆地跟了上去。

东方现出鱼肚白色，已是夜尽天明了。

裘克心怔怔回想这一夜间的遭遇，就像是作了一个曲折而又离奇的梦似的，他，看看四周景色，一声轻吁，懒洋洋地道：“庄姑娘，咱们也该走啦！”

庄敏芝那澄如秋水的妙目，凝注裘克心俊脸上，半晌之后，才樱唇一撇道：“哼！谁稀罕跟你一起！”

调转身躯，扬长而去。

裘克心心知是适才一句“庄姑娘”伤了这位任性，刁钻，骄傲，而又热情的少女的心，虽然那是一句顺口而出的称呼，并非故意疏远她，不过为柯秀琴与宋文英之间的三角关系，正自深感傍徨，内心之中也的确希望她不要再来介入，然而，此时此景，他能将自己的心意向对方说明吗？

他，来不及有所思考，一闪身形，拦在庄敏芝面前，歉意地笑道：“芝妹……”

裘克心仅仅叫了一声，他实在不知要怎样接下去才好，只好突然住口了。

心灵上还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庄敏芝，被一声“芝妹”软化了，尤其是当她的妙目接触对方那情深款款，朗若晨星，而特具男性魅力的目光时，竟禁不住芳心如鹿儿乱撞，娇靥微酡地嫣然一笑道：“早那么叫，不就好了吗！”

这一笑，如玫瑰乍开，如百合初放，似春风拂面，似醍醐灌顶，说不尽的娇美，道不出的温馨，本是满怀心事乱如麻的裘克心，竟然痴痴呆呆地楞住了。

庄敏芝忍不住地抿唇微笑道：“走呀！发什么楞！”

裘克心情不自禁地道：“芝妹，你……你真美……”

女孩谁不爱受人赞美，裘克心这由衷之言，当然使庄敏芝内心甜甜地非常受用，但她表面上却是故作娇嗔地一跺莲足道：“看你这馋相！”

说着，当先疾奔而去。

太阳由东方升起，放射着万道金芒，寂静的大地复生

了！

在鸟语啾啾中，在银铃似的笑语中，一白一紫两条人影并肩疾驰而去。

就当裘克心庄敏芝二人并肩离去之后，他们方才存身的古松之上，陡地飞起一条淡得几乎是肉眼难见的人影，以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向隐藏白莲教余孽的那座庄院方向疾飞而去。

裘克心与庄敏芝二人并肩奔驰着越过两座峰头，发觉仍在群峰围绕之中，心知是将方向弄错，已深入群山之中了，只好停下来重行辨别方向。

刚好他们停身处的左侧十丈处，是一道小形瀑布，因隆冬季节，水源减少，那道瀑布已稀薄的可怜，一眼可以看透瀑布后面的景象。

庄敏芝目光一掠瀑布，不由“咦”了一声道：“心哥，你瞧！那瀑布后面还有一个石洞哩！”

裘克心方自全神在打量出山的方向，闻言之后，仅仅目光一扫，漫不经意地嗯了一声。

但庄敏芝童心未泯，跟着：“心哥，你等一等，我瞧瞧去！”

说着，也不等裘克心的反应，已是巧燕穿帘似地，越过瀑前小潭穿瀑而入。

裘克心虽心知庄敏芝一身艺业并不比自己差上多少，但其阅历却比自己还不如，深恐其骤遇意外有所失闪，也只好跟着向瀑布内奔去，但他的身形刚刚穿入瀑布之内，却听到石洞中传来庄敏芝的欢呼声道：“啊！真是太好了！”

裘克心以为庄敏芝有什么意外发现，急急走入石洞，一

瞧之下，却原来仅仅是个约二丈方圆的天然石洞，内宽外仄，洞口只有三尺宽度，洞内因受瀑布雾水的影响，湿漉漉地满布寸许厚的青苔，不由殊感失望地向仍在眉飞色舞，满脸愉快之情的庄敏芝讶然问道：“这死洞有什么好呀？”

庄敏芝俏皮地一笑道：“猜猜看！猜中了有赏。”

裘克心摇头苦笑道：“我最怕猜谜，还是请……”

庄敏芝微笑地打断对方的话道：“别向自己脸上贴金了！干脆承认自己是一条笨牛不更光彩一点吗！”

裘克心尴尬地一笑道：“就算我是一条大笨牛吧！我的好小姐，请快点将谜底宣布好吗？”

庄敏芝抿唇娇笑道：“先叫一声好听的！”

裘克心心中既甜蜜，又微感不安地低声唤道：“芝妹！”

庄敏芝故意撒娇地道：“不行！叫姊姊！”

裘克心一声苦笑，讪讪地叫道：“芝姊姊！”

庄敏芝忍不住地“噗嗤”一声娇笑道：“唔……乖弟弟！”话锋一顿，娇脸一整，这才转入正题道：“你瞧！这石洞不正是你服灵药后行功的绝佳之所吗！这是死洞，只有一个三尺宽的进口，有此地利之险，我这负护法责任的人也可以少担一点心事，是吗？”

裘克心点点头道：“难为你设想周到，只是这么湿漉漉的……”

庄敏芝白了他一眼道：“行功调息，安全第一，湿一点有什么要紧！总共才一个对时呀！”

裘克心俊脸一热道：“是！是！芝妹说的对……”

庄敏芝嫣然一笑道：“姊姊说的话，那有不对之理！喂！你带的干粮还够用吗？”

裘克心道：“只够一个人一天的份量了。”

说着，由行囊中将所带腊肉，馒头等取了出来，庄敏芝目光一掠道：“马马虎虎，横直你只吃一餐，剩下的就给我将就着用吧！急不如快，我着你立即就开始服药行功吧！”

这妮子，别瞧她俏皮，刁钻，办起事来倒是一点也不含糊。

裘克心与庄敏芝相识才不过一个晚上，但因在生死边沿共过一次患难，这一份情感，自非寻常可比，而庄敏芝这妮子，更是集俏皮、刁钻、任性、热情……等于一身，也的确是惹人喜爱，此刻的裘克心，只有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对眼前这位刁蛮公主唯命是从了。

当时他匆匆吃过一些干粮之后，向庄敏芝略为交待几句，即服下忘我师太所赠灵药，跌坐洞中行起功来。

庄敏芝这俏妮子，失去了说话的对象，也只有乖乖地闭上嘴巴了。

她，落落寡欢地一个人吃过于粮之后，呆呆地向静坐行功的裘克心注视着，妙目中充满了希望的光彩，俏脸上浮现出甜密的笑容……

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情窦初开的小妮子，不是正在编织未来的粉红色的绮梦吗！

良久良久之后，她陡地俏脸一阴，发出一声幽幽长叹，调转娇躯，斜倚洞口，以手支颐，目光透过那稀薄得有如珍珠串帘的瀑布，凝注遥天的悠悠白云，凄然！默然！怪了！这天真未泯的少女，难道也有什么难言的心事吗？

在寂寞中，时间似乎过的太慢了！

好不容易挨到太阳下了山，夜幕笼罩了大地。

庄敏芝站起身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负手在洞前的空地上来回地踱着，一面喃喃自语道：“只有一夜的时间了！希望这漫漫长夜，也能平安地渡过……”

她，重行回到洞中，向静坐行功的裴克心端详了一下，吃下最后的一点干粮，然后手握太阿神剑，倚在洞门口跌坐，闭目养神。

说到她是闭目养神，是有点不对的，因为她的妙目略为一闭之后，又惊觉地睁了开来，向瀑布外探索着，原因是瀑布虽然稀薄，但响声却不小，在此种情况之下，她这身负护法重责的人，由于无法利用听力而只有凭一双妙目担任警戒了。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庄敏芝于迷蒙中陡然被一阵闪光惊醒，只见瀑布外的水潭对面，不知什么时候已聚集了五个武林健者，其中两个劲装壮汉，并各自高擎着一支火摺子，另外三个花白长须老者，则正在指着瀑布后面的石洞，似乎在争执着什么问题。

庄敏芝悚然一惊之下，连忙悄悄地将娇躯隐于石洞之内，只留一双妙目在外，凝神注视外面的情况，但因飞瀑响声甚大，外面的人在说些什么，她可没法听到。

少顿之后，两个执着火摺子的劲装壮汉中，其中一人将火摺子交给同伴后，即绕过水潭向瀑布后面走来。

此时，庄敏芝心中可是十分紧张了。

本来她自信家学渊源，足以睥睨一切武林人物，尽管昨夜曾几乎送掉小命，但那是败于妖人的邪术之下，并非自己武功不行，眼前这几个武林人物，她自信足能应付，但要命的，却是裴克心正在行功的紧要关头，如果受到意外的惊

扰，重则丧命，轻则亦有走火之险，因此，她不能不提心吊胆地心念电转着，这些人是冲着自已两人来的吗？

如果是的话，则自己是在洞口迎敌？还是冲出去，先发制入地，将他们杀了的好……

但事实上已不容许她再思考了，那劲装壮汉已穿过瀑布，一手擎刀，小心翼翼地向洞口走来。

距离一步步缩短，庄敏芝的心房跳动也逐渐加速，她，并非是怕敌不过对方，而是一时之间，尚未想好妥当的应付办法。

那劲装壮汉已卓立洞口了。

这位仁兄块头虽魁伟，但胆子却小的很，他，紧张万分地，将手中的厚背砍刀，在洞中胡乱地搅了几下，回头作了一个洞内没有人的手势。

此时正是黎明前的一段最黑暗时间，那劲装壮汉又是由火把下走来，因此他不但不能看到洞内的情景，即连洞口庄敏芝那一对紧盯着他的妙目也无法看到。

庄敏芝一见对方的手势，紧绷的心弦方自一弛，但洞外人的回答手势，是示意那劲装壮汉进入洞中来查探，不由地又紧张起来了。

那劲装壮汉口中嘀咕了一声，单刀护身，全神戒备地伸足踏入洞中……

此刻的庄敏芝，事实上已不容她犹豫了，银牙一挫，以迅疾绝伦的手法，扬指点的那劲装壮汉晕穴，顺手一抄，将他的身体放置一旁。

这刁蛮公主一见对方如此好打发，紧张的心情一松，却引起了她的童心，不由地低声笑语道：“这办法倒不错！来

呀！看本姑娘一个个地收拾你们！”

半晌之后，那外面的人，见进洞的劲装壮汉没有消息，又互相交谈了几句之后，其中一个短小精悍的老者一纵身形，越过水潭穿瀑而入。

那老者似乎因方才那劲装壮汉的入洞，不见消息，而提高了戒心，在距洞口八尺之处，即停步扬声问道：“赵大，有什么发现没有？”

中气充足，虽在巨大的瀑声中，仍然清晰可闻，足见他功力已臻上乘。

少顷之后，他又指着问道：“洞内是何方高人？请现身答话！”

庄敏芝一直静静地期待着，不则一声。

那短小精悍的老者再度扬声说道：“裘克心！本教的徐先生，已算准你藏在这洞中，乖乖出来领死吧！”

庄敏芝心中暗忖道：“果然是冲着我们来的了！”

短小精悍的老者一声冷哼道：“龟缩着，老夫就设法奈何你了吗？”

说着，已撤出一对判官笔，凝神向洞口逼近。

但他刚刚走近洞口，一缕凌厉无匹的指风，已向他“期门”重穴射来。

他，骇然一声怒叱！闪身横飘五尺，双袖猛甩，两枝红色信号火箭已冲霄而起，紧跟着洞外也射出四枝同样的火箭。

此时，庄敏芝已心知无法善了，不由银牙一挫，恨声叱道：“老贼！本姑娘先宰了你再说！”

一道金虹如匹练伸展，迳向那短小精悍的老者疾射而

至。

那短小精悍的老者一见对方剑势如虹，精芒四射，心知对方不但功力高过自己，而且使的又是一枝前古神剑，金虹展处，威力已笼罩两丈方圆，他惊悚至极之下，也顾不得丢人，于间不容发之间，伏身贴地一滚，经向瀑布前的小潭中滚去。

但此时的庄敏芝，情急之下，已抱定杀一个的宗旨，哪还能容对方逃出手去？一声清叱声中，金虹电闪，那短小精悍的老者连哼声都未发出，一个尸体已被绞得支体破碎，惨不忍睹。

同一瞬间，两声沉叱，两道灰影穿瀑而入，精芒电掣，一齐向庄敏芝扑来，但当他们眼看那短小精悍老者死状之惨，不由又不约而同地骇然分向左右暴射而退，足尖一点地面，又穿向瀑布外面而去。

庄敏芝冷冷地一声娇哼道：“不怕死的就进来吧！”

说着，悄悄地回到洞口，将那已点住穴道的劲装壮汉又加点了两处穴道。

这时，外面火把齐明，隔着瀑布，将石洞口照的如同白昼。

庄敏芝由暗窥明，份外清晰，但见瀑布外的敌人已增至十五人之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显然地，附近的普渡教徒都已看到旗花信号而集中了。

她回头瞧瞧正在行功的裘克心，只见他宝相庄严，周身已开始冒出一丝淡淡的白气，敢情是已进入行功最紧要的关头了。

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刁蛮公主，此刻面对瀑外逐渐增多

的敌人，却不由她不内心感到心寒了，她倒并非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而是深恐正在行功的心上人受到干扰因而走火入魔甚至失去生命。

惶急中，她不由地一挫银牙，恨声说道：“该死的魔崽仔！你们晚来一个时辰多好……啊心哥哥，万一今宵我不能保护你的安全时，我会知道怎么做的……”

“呼”地一声，三枝火把穿瀑而入，打断了庄敏芝的自语。

庄敏芝悚然一惊，紧了紧手中的太阿神剑，妙目含煞地注视着随着火把纵入卓立丈远处的两个花白胡须的老者。

那右边的老者沉声说道：“丫头，今宵你们两人插翅难逃，但本教并无伤害你们之意，只要你们乖乖就缚，老夫保证不为难你们！”

庄敏芝瑶鼻一耸道：“老贼，少做你的清秋大梦吧！你们两人如不见机一点，这遍地残骸，就是你们的榜样！”

那左边的老者一声怒叱道：“丫头，在前辈长者面前，恁地放肆，你认为老夫们不敢治你吗？”

庄敏芝樱唇一撇道：“哼！阿猫阿狗也敢自尊前辈，本姑娘如果亮出身份来，你至少得尊本姑娘一声姑奶奶哩！”

此刻的庄敏芝，已暗中打好主意，自己只要坚守洞口，对方不冲进洞来，我也不主动攻击，拖一刻算一刻，如果侥幸能拖到心哥哥功行圆满，届时双双联剑突围，自是再好不过……因此，她竟耐心地跟对方斗起嘴来了。

至于那个花白胡须的老者，因适才那老者的惨死，已心生畏惧，而裘克心又躲在洞中不知搞什么名堂，同时自己的有力后援还没来，所以也乐得借斗嘴的时机拖下去。